



尚書要義

卷九

闕

宋魏了翁撰

尚書要義

卷九

一

尚書要義卷九

尚書要義

卷十

宋魏了翁撰

秦誓 至武成

一孔謂十有一年通數文王受命之年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
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
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一月戊

尚書要義
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
伐紂作泰誓三篇渡津乃作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
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伐殷以下諸侯伐紂之心雖
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
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叙其
事作泰誓三篇

二文王享國五十年傳以諸侯並附改元

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

則宋板同正嘉本闕本
作至明監本毛本作自
按則字是也

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
年則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
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為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
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
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
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
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
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

尚書要義
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
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
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
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
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
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
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為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
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

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
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
並附以為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為言無瑞
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為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
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
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
殷者止為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

尚書要義
至孟津也

三一月謂十三年正月武王未改正

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
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
戊午^日非是十五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
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畧而不言月日
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正言一月使其互
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歷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

正言宋板作止言

驗漢書律歷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
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
非朔是為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此
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
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稱一月者易革

稱宋板同今本作解非

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歷
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
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

土宋板作主毛本作民院
刺作王。心存按此正引
禮記曾子問文作者
是也王字固非民字也
據孟子肥改耳得此可
正注疏各本之失

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為周也
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
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為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
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
朔布王號于天下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
正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
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
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

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
為王何以得為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
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為
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
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
其不可注公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
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
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

非實也

四孟在河北渡津乃作泰誓三篇

孟者河北世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于是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為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為首引故文不同

于是宋板有是字今本無

五孔臧謂唯聞書象二十八宿不知有百篇

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

校勘記云又疑當作文

烏注疏作鵬。按尚書大傳論衡皆作鳥鄭云鵬當為鴉。鳥也。五至毛李同闕本明監本倒

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彊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

何時得之

六 姜敬董仲舒所引偽泰誓有其文

漢書姜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後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顯集尚書于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偽書作傳不知顯何由為此言梁主兼而存之言

復注疏作入誤

主注疏作王誤

時字毛本有明監本脫

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也

七十有三年春謂周之孟春以三統歷知之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正義曰論語稱天分天下有其二中篇

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歷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之^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八友邦親之冢君尊之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冢大御治

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

九人兼氣性故為貴為靈

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

十官人以世不以賢才

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

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為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

十閣謂之臺榭是臺上屋今之廳是也

釋宮又云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堊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

二十君與民為師非別置師

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非為別置師也

三十受命文考告廟宜于冢土祭社

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見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

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

四十六日行四百餘里故次河朔非三日止

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于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

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五吉人竭日以為善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言

吉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

六受罪浮于桀

惟受罪浮于桀浮過正義曰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闕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

按助記云岳本竭作渴釋文合按說文渴飲也渴盡也竭負舉也今人多亂之此渴字本音作渴以俗作渴虛文說文釋文以為當讀如渴并之渴是也非取渴盡之義尤不當作負舉之渴

矣下至其心三十字闕本明監本並脫

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而云過于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于日紂乃責命于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剗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之

七此言夢卜協史記從六韜言不吉者非

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

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為兵夢卜俱合于美是以兵誅
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
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群公
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
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
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十夷人謂平人服杜謂夷狄非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

德不同正義曰昭二十二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
人為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
若林即曾無華夏人矣故傳云夷為平

九夫子謂將士勉以畏敵

正義曰勗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
老子云禍莫大于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
其必以前敵為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
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商人

故令注疏作故令

尚書要義
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強多非我能敵

十一車七十二人孔以百夫長所載釋之

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至牧地而誓衆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于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

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迺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履有兩隻亦稱為兩詩云葛屨五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畧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帥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

卒帥毛本同它本誤師

尚書要義
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于臨敵對戰布陣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為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為偏

三毛本作此
是車亦為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木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揔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說

二此篇戊午猶洛誥戊辰皆無月

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

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歷推而知之也

二牧野近郊三十里夜陳朝誓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正義曰傳言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

復注疏作後恐非
到毛本作倒按勘記云
倒古通作到

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也地而鄭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商郊于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故郊乃復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

三孔云三軍指誓戰者時有六師應有六卿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同志為友言志同滅紂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

誓戰者正義曰孔以于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
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宰大太宗司
寇也其時六卿其否不可得知

二亞旅衆大夫師氏亦大夫

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
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執事者也
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
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師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

師四夷師毛本作帥

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
者也守之如守王營

二庸蜀等八國西南夷蜀屬文王者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
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
漢之南正義曰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
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于
西故西南蠻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故孔

在毛本同它本作西誤

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為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鬻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

之南

二戈戟長短異形制同干即楯

稱爾戈比爾于立爾矛予其誓稱舉也戈戟干楯也正義曰方言戟楚謂之予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故以戈為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闕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闕西謂之

牙毛本誤干

或謂之楯浦鐘云方言作廠音代誤作楯

楯是干楯為一也

七牝鷄無晨若賢如文母則非此喻

牝鷄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正義曰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與興助國家非牝鷄之喻矣

八奔奔王父弟及母弟舉尊親以見卑疏

昏弃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正義曰釋親云父之考為王

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為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

九往伐謂誅紂歸獸歸馬牛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于華山桃林之牧地識其政事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為法作武成武功成文事修

武成篇大聚百官惟誦禱辭必有脫錯

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叙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瞶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于神羞之下皆更申已意此經無作神

直是與神之言補 据正義

羞下更無語直缺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

注疏辭下無神字

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

足既取其文為之作傳耻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

三正月往伐四月告成史歷叙月日

正義曰此歷叙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秦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秦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

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九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叙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

日辛亥祀于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于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赫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

三旁死魄哉生魄謂月二與十六

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

後明生而魄死望也^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

三周去孟津千里行二十五日

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

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
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

三哉生明旁死魄俱是月初

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
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
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
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魄死明生互言耳

三祀周廟稷以下文以上

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
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
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揔云周廟也

三望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故生魄通言十五後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魄生明死十五日
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于周明一統正義日月以望
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
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

魄死上注疏有而字浦
鐘云而字殺衍

尚書要義
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之言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于周于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以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三稷不窋皆稱先王契亦云立王

惟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正義曰此先王又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立王

三先公惟三人稱公公劉又稱名

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

尚書要義
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

三文王改元自於其國耳容中年得改

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初文帝二漢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

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十四辰土是社所過山川謂河華

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秦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天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為社是也僖十五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

一曾孫諸侯自稱之辭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正義曰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
年左傳蒯瞶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享之意

二逋逃主萃淵藪據傳意主字下讀與杜異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正義曰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某而歸之與孔異也

三四逾孟津陳商郊五日行四百里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自河至朝歌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

本經阮刻作本絕誤

尚書要義

四既戊午以下史辭當承于征伐商之文

既戊午至我師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叙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叙事得言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

四據世紀則武王本期甲子故速行

正義曰出四百里驗地為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

亥已陳于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願然西北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于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兩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

速行阮刻誤速行

尚書要義

卷十

三六

本四史記紂軍七十萬及此血流漂杵皆虛言

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是言不實也

四史記作鹿臺之錢周時已名泉為錢

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

四孔以大賚為施舍已債救乏周無

施舍已債救乏則無所謂周有大賚正義曰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之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

債各本同毛本作責

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

四爵五等地三等武王從殷法

列爵惟五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分
土惟三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為三品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
知周公制禮亦然乎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
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
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乎否注疏作以否

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為然包咸注論語云

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

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里百里

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

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為說耳鄭玄之徒以為

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

矣

尚書要義卷十

六月廿九日授於京寓之知止齋秋陽燥烈甚

尚書要義

卷十一

宋 魏了翁 撰

洪範

武王立武庚為殷後以箕子歸錫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為王者後一名祿父以箕子歸錫京箕子作之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為後以

箕子歸錫京訪以天道箕子為陳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作洪範

紂身焚死武王斬之故云殺

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秦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

三 祿父如考父行父未是字

注疏無又字

据注疏改

本紀又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為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以續殷祀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亦是名未必為字故傳言一名祿父

四 武王都鎬上篇至豐謂先告文廟

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鎬知歸錫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

尚書要義
答而已不是史官叙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

五 封朝鮮與問洪範之先後書傳史記異

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

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六 箕子稱祀不忘本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此問天道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

范似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

七天默定下民助合其居業

傳以隲即質也質訓為成成亦定義故為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者言有民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

乃將將注疏諸本作復宋板作得

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將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答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

七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

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繇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為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

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
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水既治五行叙是治水失道
為亂五行也

九孔謂神龜負文緯以前固有此說

易繫辭云河出洛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
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
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
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

浦鏜云繼誤繫

討宋板同毛本誤計

達共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
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
候之書不知誰佯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
末未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
龜負文而出則于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
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
得次叙也

十 天賜大法九類之事

尚書要義
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之者初一日五材氣性流行
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
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
大為中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
卜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曰
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

一十五行數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日道

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
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
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
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
也易繫辭又曰天数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
所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
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
水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

尚書要義
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為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
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十
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
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為木
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進八月為秋金位也四陰已
生故四為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
五為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
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

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
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
以為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
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二十五行之常性

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
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木
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為人用之意

纂傳亦作或

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
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
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更改也

三水性本甘久則變為鹵乃鹹

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
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年是
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
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

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

四金味近辛甘生於穀土所生

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甘味生於百
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為土之味也

五五行傳論五屬伏生之書孔屢取之

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
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柔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
恭之罰高宗雉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

孔取書傳為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
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
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
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
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
北方坎為耳耳聽教也土在內獨思在心亦是五屬之
義也

六以昏旦中星叙二十四氣

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
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
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
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
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
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
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叙氣節也氣節者一
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為

盧文弨云此篇下宋板
有觴字按勘記云有
觴字是也

節為氣謂初也一為中氣謂月半也以迭見之星叙此月之節也

十星辰謂日月所會鄭謂五星非

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兩與日會因謂會處為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

何謂也宋板闕本同蓋本也作辰毛本也下有辰字

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為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處也鄭以為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為候故傳不以星為五星也

十天無形以二十八宿分十二次

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数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

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為

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為十二次則
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由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
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
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歷數此節氣之度使知
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為一歲之歷所以敬授民時
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紀以度數是也歲日
月星傳皆言紀歷數不言紀者歷數數上四事為紀所

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為紀故通數
以為五耳

十釋無作好惡無黨無偏等義

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為人君者當無偏私無岐曲動
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為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
正道無有亂為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
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
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

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
中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

十二龜兆之形有五孔王鄭以意言

此上五者灼龜為兆其壘折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
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玄曰
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霽教近蒙詩云零雨其濛則濛
是閤之義故以霽為兆蒙是陰閤也閤即驛也故以為
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

則濛宋板同毛本作蒙

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連屬則霽為氣連蒙閤也
王肅云圍霍驛消滅如雲陰霽天氣下地不應閤冥也
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圍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霽者氣澤
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閤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
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為二折其折相交也鄭玄云克
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
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
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

細宋板作紐

知與此五者同異

一內卦貞外卦悔言下體是正

傳內卦至曰悔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風艮為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

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互相明也

二卜五占用二摠言行忒鄭斷用從上句

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為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兩霽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謂貞悔也指謂筮事王肅云下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摠謂

据注疏改
卜五者：闕本明監本
誤也

尚書要義
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行而卜否也傳言立
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
立卜筮人也

二立卜筮三人用三代法三人從二

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
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
曰周易杜子春以為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
又云連山處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

三兆闕本三誤一

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
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
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享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
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
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
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為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
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
為善既鈎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

各異既列作各以

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奠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

二先謀乃心次卿士庶人後卜筮

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已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

御士注疏各本均誤作卿主

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為首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叙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

尚書卷之十一
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為二此
惟言卿士者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為三
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以人主為一
又摠羣臣為一也

二言三從二逆為吉不言四從吉可知

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士庶
民分三者名為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
三者各以有一從為主見其為吉周也方詩得吉以從

者為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為主故退
汝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
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
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
違亦為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
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
下傳云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
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

下傳云二從宋板同
它本二謀一

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相在官者變
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
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為一令與君臣等也

六二從三逆猶可舉事而內吉外凶

二從三逆為小吉故猶可舉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
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
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為吉亦同故傳言
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

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將以驪姬為夫人卜既
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之
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龜實長也易
繫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
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
人演筮為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為
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為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
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

謀毛本同它本誤作
課

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
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
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
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為一條
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或士庶民從配龜又為
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
龜從為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為二條庶民配龜
從為三條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

二鄭謂筮凶則止與先筮後卜之說違

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
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為筮用
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
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
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
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
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

俱凶宋板同它本俱下
有主字

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
筮及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
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
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為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
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
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
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
能禮故也

^二五行傳五事致五氣皇不極致常陰

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
恒雨惟金珍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
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
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
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
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
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

水沴火水沴金皆誤本

尚書要義
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
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是用五行傳為說孔意亦當然
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
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蓋立用
大中則陰順時為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為咎也

九二狂僭豫急蒙與肅又哲謀聖對

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
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

休咎毛本同它本誤故

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
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
久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哲也心無謀慮則
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
聖也鄭玄以狂為倨慢以對不敬故為慢也鄭王本豫
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哲故為遲惰
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為自用已也
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為

書經卷之十一
三歲月日時無易猶君臣順常

曰王省惟歲王所省職兼所摠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
惟月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師尹惟日衆正官之
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歲月日時無易各順常百
穀用成乂用明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
政治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賢臣顯用國家平寧

三詩之師尹謂三公此謂大夫

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
與其同類之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太卜為
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
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
此以師尹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
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衆官之
長故師尹之名同耳

三日月行黃赤道及南北極相去之數

南極去北極官本同毛本
南北二字倒轉

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
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為政小大各有
常法張衡蔡邕雅王蕃等說渾天也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
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
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
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
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

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
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
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
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
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
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去兩
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
有常度君臣禮
有常法以濟其民

交絡宋板同官本絡
俱誤路

三月離畢多雨經箕多風緯前必有此說

詩云月離于畢得滂沱矣是離畢多雨其文見於經經
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
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
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
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
為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
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

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
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
知孔意同否顧氏所稱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
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
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
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三 好德天使之然好惡者謂惡是善

四 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謂惡是

謂惡是善注疏各本皆脫謂惡二字得此可以正之

從而觀之宋板同字本均脫從字

盧文弨云當作養以之福校勘記云養以之福見漢書五行志杜預注左傳云養威儀以致福疏云養此威儀礼法而往適於福是杜孔所見左傳並與漢志同不知何時誤倒以之二字并改此疏失之遠矣

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從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為福也

三考其命以自終亦為福

傳各成至橫天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天者亦為福也

三凶短折諸解不同孔云辛苦

傳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半為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厄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齒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

三鄭以五事配五福五極以皇不極配弱

疋劣並是弱事為筋力弱亦為志氣弱鄭玄云愚懦不

穀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聰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耆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聰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

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

三分器名篇言尊卑各有分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賦宗廟彝器酒樽賜諸侯作分器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正義曰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

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尚書要義卷十一

七月四日子奉命侍直上書房六日復蒙恩補授祭酒十日入成均視事錄送諸生之應京兆試者十三日始定居澄懷園之池南蕭廬即予丁酉年所居直舍也中元日午後開函復授此卷微雨新霽荷風送清意致恬適客未遂輟十六日未正退直後校訖詳記知止齋學人翁心存

尚書要義

卷十二

闕

宋 魏了翁 撰

尚書要義卷十二

尚書要義

卷十三

宋魏了翁撰

闕

尚書要義卷十三

尚書要義

卷十四

闕

宋魏了翁撰

尚書要義卷十四

卷十四

尚書要義

卷十五

宋 魏了翁 撰

多士 無逸

告多士謂殷大夫士或云抑鄙之民非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

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周公以王命誥稱王成命告令

之作多士多士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正義曰成周

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
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
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告此衆士周之成周於漢為
洛陽也洛邑為王都故謂此為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
道故名此邑為成周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
為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為三國計三國俱是後
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
一邑能容民謂之為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二 周公告多士在致政明年鄭云成王元年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公致政明年
三月始于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正義曰言周
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
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政
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
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敷新邑
成周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

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

三 非我敢弋殷命謂射而取之

此經大意叙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為取也鄭云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命雖訓為驅亦即為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

鄭云注疏作鄭元

四 上帝欲民長逸有夏不適逸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謹告之正義曰既言天之去惡與善更連說往事比而喻之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剝削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止天下此至戒以謹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

注疏天之下有効驗二字。去毛本同它本謬法

是天下至戒

五 殷有典冊說殷改夏命殷士所知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正王命之意

六 殷人以殷用夏士望于周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言我周

注疏無正字

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

七 從殷適洛南行西迴故云居西

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為居西也

八 周公東征王不親行而王言昔朕來自奄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昔我來從

遷使居西上當有正義曰三字

尚書要義
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
謂誅四國君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
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
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
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奄者謂先
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
奄也民以君為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
國君王肅云君為民命為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

九 有幹有年于茲洛孔王義異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今汝
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
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爾小子
乃興從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正義
曰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為棄舊業故
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
為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

尚書正義
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
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
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為
云爾乃尚有爾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為得還本土有
幹有年也

十以多士君奭知無逸作於成王初政

無逸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正義曰篇之
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即位之初知此

篇是成王始初即政

一十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父母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昔人無聞知小人之子
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
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

二十大戊廟號中宗以不逸享國七十五年

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天
壽為戒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格

乃為毛本同它本乃誤
力

尚書要義
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
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
歷年長也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以後政教漸
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
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

三十高宗舊勞于外在喪不言言而天下和

正義曰舊久也在即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其父
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為農役

即王位按勘記云宋板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王
作土按土字是也心存按
此語殊不可解王字自
不誤

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
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
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
取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
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
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
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

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

十鄭謂言乃雖在喪三年內與孔異

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雖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謂出

為

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

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

言除喪猶尚不言喪在必無言矣

十祖甲舊為小人爰知小人之依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

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相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

桐

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

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

侮慢悖獨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

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

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

十鄭以祖甲為帝甲因妄言武丁廢子事

則其注疏無則字

尚書要義
王肅亦以祖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
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
間故云久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
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
帝甲亂之七代而殞亂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
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
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說武丁
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

七十太甲以祖其功稱祖然殷稱祖者多

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
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
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
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八十自是三王而後皆以逸樂損壽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者
三年言逸樂之損壽

尚書正義
卷十五
十一文王即位年四十七故言中身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

十二文王勤政自朝至日中昃不暇食

正義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眡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為辰日眡為未言文王勤於政

据注疏改

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眡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復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思慮政事用諧和萬民

一 文王受命鄭云受殷王命

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以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

二曰今日耽樂乃非教民非順天有過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

二母過於觀逸遊田以萬民當正身供待之

傳意訓淫為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浸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意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

浸淫注疏作侵淫浦鍾云侵當作浸按此作浸可正諸本之失

注疏無此字

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畋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此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

二紂迷亂酗于酒德酗為凶酒之名

正義曰酗從酉以凶為教是酗為凶酒之名故以酒為凶謂之酗酗是飲酒為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為德

閩本明監本酉誤酒毛本不誤

五二不聽中正至於民心違怨口詛祝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之先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乃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

乃訓之宋板同諸本作則非

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訓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闇君所任同己由己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己身有以致之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二四人迪哲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

尚書要義
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行周公
言而嘆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
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修善政
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
敢含怒以罪彼人乃從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寬弘
之若是

二信讒含怒至於殺無辜以叢怨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
則信受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
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亂罰無
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辜則
天下同怨讎之叢萃于其身正義曰王肅讀辟為辟扶
反不長念其刑辟

萃注疏作聚。按萃
聚義雖同。聚字是
也。

尚書要義卷十五

二十日微雨新涼餘後客去按此卷

尚書要義

卷十六

君奭 蔡仲 多方

宋 魏了翁 撰

召公不說無傳疏謂召不說周之留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輔相成王為

尚書要義
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常攝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
說傳無此意周公陳已意以告召公

二師保不言太亦不及畢公為傳

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
實為左右尔不為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
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
代之于時太傅蓋畢公為之于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
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為召公不說

三鄭王謂與開旦言以解世惑史記妄謂與疑

案業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
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于臣
職故不說然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
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
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與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
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與此
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為

然下注疏有則字

說爾

四 鄭不見周官篇以師保為大夫之職

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謬矣

五 傳以爽為周同姓經傳無所考

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爽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

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公于中以為十六謬矣

六 我不敢知謂不敢獨知孔鄭同義

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為說殷之興亡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為戒鄭玄亦然也

時則宋板同它本脫則

七格天即格帝變文而言

正義曰言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為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于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

伊尹之下已言格子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子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子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于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

八殷紀太戊太甲孫世表云太甲子必有一誤

史紀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

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子咸父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為太甲之孫也

九湯有臣扈太戊亦有此為二人或一人

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為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

十巫咸不言格天不及二臣

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又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

十一祖乙太戊孫巫賢咸之子

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為巫知巫為氏也

十二六臣不數傳說未知周公意

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即

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計傳說當有大
功此惟數六人不言傳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十由六臣殷禮配天天佑商實百姓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
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為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
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天惟純佑
命則商實百姓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
百姓豐實皆知禮節正義曰此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

列毛本同也本誤烈

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
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
大佑助其為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
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率訓循也

叶明恤小臣屏侯甸恤大臣思朝廷可知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自湯至武丁其王人
無不特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
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正義曰王肅云王人

猶君人也無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
以為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
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
微者舉小以明大也

五十王恤小臣矧咸奔走惟此事舉有德

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能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
德憂臣况其下臣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
者必舉之置于官位用治其君事也

能毛本作皆

六十君臣相恤故有事如筮之孚

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為天子也君臣務求
有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無不
治理故天子有事于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
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七十天壽有平至之德言有德必壽如殷三宗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言天壽
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

言天壽毛本同官本言
誤信

以威毛本同它本以誤有

据注疏補三字

皆注疏誤身

亡加之以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今汝長
念平至者安治及是者滅必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正
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奭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
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
有殷中宗高宗之屬皆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
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
能平治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

十此經孔專言殷君鄭言臣王言君臣

孔傳之義此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
為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
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為專言臣事格謂至
於天也與孔不同

九上帝割制其義申勸文王之德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在昔上
帝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
勤德以受命

專宋板同它本誤傳

二舉號閔散泰南宮五臣不及尚父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文
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為
治有如此號閔閔氏號國叔字文王第天名有若散宜
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
名凡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正義曰僖五年
左傳云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是號叔為文王之弟也
號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閔散泰南

箕泰傳閔氏三字在天名
上校勘記謂此處孔傳
原文實不可解按移閔
氏於天名上則並無不可
解處不知阮何以云介
僖五年上當有正義曰
三字應補入

氏毛本同它本誤是
此正義曰三字行應刪

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也正義曰詩緜之卒章稱文
王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此四事者五臣共為此
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
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一文王得五臣又曰無能往來

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為文王之辭言文王有
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來
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

二武王維茲四人孔云號叔先死鄭疑辭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
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號叔先死故曰四人正義曰號
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德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
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
四人也

三周公雖還政猶與召公同任濟川之責

正義曰周公既以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

在我小子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
能負荷仍是周公之負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
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佐成王業我不能
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溺而已詩云泳之游之左
傳稱闡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若成王
在於大川我往與汝爽其同共渡濟成王若云從此向
川故言往也

二命蔡叔後而不可管罪有輕重

渡濟二字注疏倒

可字疑誤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以父
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冊書命之蔡仲之命蔡
國名仲字因以名篇正義曰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
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
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是成
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
命以其繼子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
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一年左傳曰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
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
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後者
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二致辟管叔囚蔡叔降霍叔三年不齒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崩
時羣叔流言及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
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

退為庶人毛本同它本作
眾人

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罪輕
故退為庶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
滅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蔡正義曰謗毀周公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于商
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
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年之內不得與
兄弟年齒相次

二周公以蔡仲為己卿士叔卒乃邦之蔡

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為畿內諸侯得立二卿
以蔡仲為己之卿士周公善其為人及蔡叔既卒乃將
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為諸侯也

二郭鄰不知何方徙而又囚之與流異

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為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
流宥五刑謂流之遠地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
囚之管蔡世家云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為
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

遠地毛本同它本地誤也

則注疏作有

齒字板同它本誤爵處
文裕云祿當作錄

霍叔不監殷民其罪輕故暫降而復封

言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
死不遷則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
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蓋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
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
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
之矣後黜為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齒祿蓋復
其舊封為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為國君

為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云
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

二仲為周公卿士在圻內史記妄謂魯卿

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

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

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

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

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
以為已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

佐毛本同它本誤佑

故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馬遷說之謬爾

十三蔡皆屬汝南孔言叔封圻內未詳

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之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

盧文弨云世家當作世本據史記集解校勘記云宋仲子乃注世本者

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三蔡叔不知何爵按世家初封即侯

正義曰此使之為諸侯於東土爾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已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為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

三淮夷與奄再叛成王親征徙之

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從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從奄之政令史叙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為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為篇名

三合洛誥費誓知淮徐叛在成王初政

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

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

三遷奄於蒲姑為近中國猶遷殷成周

昭二十九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為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今遷奄君臣於蒲姑

齊召南云周本紀引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經此跡地字謬

為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奄則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

三諸侯多殷舊國故因歸自奄而誥之

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多士方多方衆方天下諸侯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國其五月還至鎬京正義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

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在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侯故也

三以諸書證伐淮奄為歸政之明年

以洛誥言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

成王政本同它本誤以政

征奄毛本同它本征下行
一之字

為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
夷徐戎並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
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為一時之事也上序言
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
起為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誓
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成
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

三此宗周謂鎬京然豐洛皆得名宗周

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
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
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
是王常居知至於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
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於宗周豐鎬相近即此
宗周是鎬京也

三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明成王意

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侯

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周公
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
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
去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
知於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

三梁不克終日勸於帝之迪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於帝之迪言桀乃大為過昏之
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

四因甲於內亂傳意甲夾通鄭王為狎

桀既為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
之國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
一事之內而為亂行故傳言以二事充之外則擾民內
不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以
甲為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為禍亂鄭云習為鳥獸
之行於內為淫亂與孔異也

四以義民而不克永享非恭人而任之

義民上當增正義曰三字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於多事天所以不與桀
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
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於民惟桀之所謂恭
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於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己者義
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
人亂主所好好用同己者以其同己謂之恭人實非善
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為受受國者謂受而有
之此言乃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

四天五年須暇紂同可念聽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以湯故
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
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

三冀紂改悔故言聖狂在念及念

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
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為狂狂必不能為聖此事決
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

武王注疏各本皆誤作武正

聖者毛本同它本誤聖君

善則為聖人者方言天須暇於紂冀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也實謂之為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為狂豈能念善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極善惡者言之

四武王未暇行師而云天以湯故須暇之

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為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之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

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也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為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妄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德延此歲年也

四天求多方固堪顧之乃顧我周王

五

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言欲選以為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之詩

尚書要義
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耶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彼故皆以天言之

四 主遷則臣易今尚宅爾宅畋爾田

正義曰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國應隨殷降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畋汝故田田

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我周王^後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重田故云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

四 教告之戰要囚之乃再三不靜

正義曰教告與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

浦鐘云亦當作爾

師宋板同它本誤帥

之以武師是將戰之時於法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
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辭訊告
也告以文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
其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回執其朋常
也此雖總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以
伐紂為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
成王即政又叛也言上迪屢不靜之事

八四臣我監五祀孔謂期以五年得還

與般岳本宋板首奉傳並
同它本殷誤眾
出并鼎曰嘉靖本誤衍一之字
神廟本強改之作三崇禎本
據之正德以上諸本皆作成周
之監
臣我：監岳本葛本同毛本
臣我作臣服出并鼎三宋板
正嘉三本作臣我：監衍我
字神廟本改上我字作服
崇禎本據之
則還本土岳本宋板還上
有得字阮刻得作是字非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歎而以道告
汝眾方與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謂成周之
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眾士今汝奔走來徙臣我我監
五年無過則還本土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
臬於惟有相長事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
其皆用法 多士有幹有年傳亦云由終
修善得還本土皆未必然

四殷多士謂頑民我監謂成周之監

正義曰言有方多士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也有方

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
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
明此殷多士也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周
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
閏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
遷設期以誘之

十五 告殷併及諸侯康誥亦然

正義曰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

遷違者兼告四方諸侯國使知亦如康誥王誥康叔并使諸
侯知之離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奪汝土也與孔
異也

一五王不惟多誥汝惟祇告爾吉凶之命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我不惟多誥汝而已
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於和則
無我怨又告汝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誅汝汝無
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正義曰王曰我命告戒汝

者不惟多為言誥汝而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
吉違我則凶汝命凶吉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
被誅者是惟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
則無我有怨

五王曰又曰者王親告周公曰王若曰者公稱王

命

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
王親告之辭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

直注疏本作又親誤

上云周公曰是也王若曰又云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
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尚書要義

卷十六

尚書要義卷十六

尚書要義卷十六



